

皇清經解續編卷六百六十二

南菁書院

求古錄禮說一

臨海金鶚誠齋著

天子城方九里考

天子城方九里考工記匠人有明文而或以爲方十二里鄭君本自兩解不定也周官典命云公九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爲節鄭注公城蓋方九里侯伯七里子男五里以此推之天子之城宜方十二里矣坊記注云子男城方五里論語注云公之大都城方三里竝同此說尙書大傳云百里之國九里之城鄭注匠人營國方九里謂天子之城大國不當與之同是以天子九里爲正也其駁異義亦云天子城方九里公七里侯伯五里子男三里蓋以典命匠人俱有正文故兩解不定

如此鸚詳考之而知九里之說爲確請列五證以明之左氏隱

公元年傳云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

之一夫鄭伯爵也侯伯城方三百雉雉長三丈杜注方丈曰堵三堵曰雉雉長

三丈說本賈逵馬融鄭康成輩最爲確當許叔重五經異義及

韓詩說雉長四丈則鄭伯城方六里又一百二十步何以城方

而有奇零乎何休公羊注謂雉二百尺則鄭伯三百雉得九百

丈適足五里六尺爲步三百步爲里一里計一百八十丈九百丈爲五里推而上之天子當

九里矣其證一也孟子言三里之城此國城之小者當是子男

之城下文云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則三里之城以國言之子男

方可謂國班爵祿章言小國地方五十里是子男稱國也若周官五命賜則子男猶不成國矣附庸則不

成國矣孟子附庸不言里數以其不成國也春秋繁露謂附庸字者三十里名者二十里人者十里二三十里不成國矣子男城方三里可知天子城有九里其證二也逸周書作雒

解云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郭方七十里

七十里當從前編作十七里蓋傳寫之譌也孟子言三里之城

七里之郭七爲五之譌則郭大於城不及一倍今郭方七十里

大於城幾八倍與孟子不合且郭爲外城當與近郊相遠七百

與城相近天子近郊五十里郭方七十里則近於近郊矣七百

七字當爲六字之譌沈本作六是也盧學士文昭謂沈改七爲六不知何據蓋未之思耳蓋建城

必合里之整數而無奇零若城方千七百二十丈計十里則不

足計九里則有餘餘百丈是爲一百六十六步有奇殊非法制月令解周書第五十三

篇與禮記月令同命僕及七騶咸駕蔡邕云七當爲六周官天子馬六種種則有騶左

傳亦言六騶無言七騶者正與此同千六百二十丈是爲九里此周天子之

制灼然可據其證三也射人三公執璧與子男同五經異義古

周禮說都城之高皆如子男之城指三公大都言然則大都城

方亦當如子男作雒解言大縣城方王城三之一大縣卽大都也與左

傳求古錄禮說

傳大都參國之一合天子城方九里則大都方三里適與子男

同若城方十二里則大都方四里與子男五里不同苟亦方五

里非參國之一矣其證四也匠人言王城隅高九雉諸侯七雉

古周禮說公七雉侯伯五雉

賈疏謂子男亦五雉蓋隅高五雉城三雉若復降殺則城高一雉不

成城

禮器言天子堂高九尺諸侯七尺皆九降爲七其例相合

五也有此五證又何疑於九里之說哉典命國家固是言城

春秋

孔疏謂典命自言國家所爲之法禮儀之度不知國家宮室連文則不得指法度禮儀況下有禮儀字乎然不必謂

城方也匠人言旁三門是天子城十二門也月令季春之月田

獵置罟羅網畢翳餒獸之藥毋出九門鄭注謂路門應門雉門

庫門皋門城門近郊門遠郊門關門

楚辭九辯君之門兮九重注天子九門關門遠郊門

近郊門城門皋門雉門應門路門寢門亦曰庫門與此畧同案楚辭多寓言君門九重即天間所謂闔則九重比君門於天也

不知王宮實三門無五門

戴東原辨之詳矣

皋應等門亦非羅網等物

所出也高誘注淮南時則訓云東方三門王氣所在饒獸之毒

藥所不得出嫌餘九門得出故特解之然月令全書禁戒之詞

皆不如此其說亦非竊謂月令雖周書而爲呂氏所修或襍入

秦制秦本伯爵而僭擬上公故城設九門太平寰宇記古魯城

凡有七門魯侯爵其城門七餘可知矣凡天子十二公必九侯

伯七子男五城門亦宜然然則典命國家以城門言也大雅築

城伊洹鄭箋謂文王之城大於諸侯而小於天子

以洹爲城溝城方十里故

爲此

說者以爲天子城方十二里之證然此特謂城倣乎洹以

爲池

凡城外必有池

池廣深與洹等以見聖人不恃溝池以爲固非謂

城有十里也文王方爲諸侯其城安得獨大哉卽其後受命爲

伯猶當守諸侯之制豈於遷豐之始卽有僭分之事賈公彥謂匠人九里或是夏殷之制以下文有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也然考工一書皆言周制惟世室重屋明標夏殷以見其與周之明堂同中有異非匠人所言皆夏殷制也下云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夏殷皆五官詳五官考不得有九卿九嬪之名見於周禮則知匠人所言皆周制矣故曰九里之說確也

大夫三門考

古者天子諸侯大夫皆三門其高卑廣狹不同

案考工記天子門阿高五雉則

諸侯當三雉大夫士當二雉天子應門廣二丈四尺路門丈六尺五寸諸侯無考

而爲三門則一也漢

唐諸儒皆謂天子五門諸侯三門大夫二門近戴東原宗劉原父之說謂天子亦三門足正諸謬而大夫之門猶未之考正也

鶚案曲禮云凡與客入者每門讓於客客至於寢門則主人請

入爲席然後出迎客孔疏凡者通貴賤而言也經先言每門後

言至於寢門

卽路門一曰畢門

一則每門在寢門之外可知每門非一門

合之寢門是有三門矣若只二門則未入寢門之先何得言每

門乎聘禮云賓朝服問卿卿受于祖廟擯者出請事大夫朝服

迎于外門外再拜賓不荅拜揖大夫先入每門每曲揖及廟門

大夫揖入此亦有每門之說揖以明讓每門揖者卽每門讓於

客也及廟門而大夫揖入則入外門亦必揖

當云大夫揖先入不言揖省文故

卽承云每門每曲揖也

每曲之揖詳廟在中門內說

大夫之廟與天子諸侯

同在中門內

詳廟在中門內說

則聘賓之入必歷外門中門故云每門

上文云公迎賓每門每曲揖正與此同則諸侯大夫皆三門矣

鄭注以祖廟爲王父廟賈疏謂大夫三廟每廟兩旁皆有隔牆

牆有閤門王父廟在東故有每門不知祖廟者大祖之廟也王制

云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大祖之廟而三祭法謂大夫三廟曰

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顯考祖考無廟與王制不同祭法一

篇多不足信當凡諸侯受朝聘必於祖廟者所以自卑而尊先

以王制爲正

祖也祖莫尊於大祖故受朝聘必於此天子亦宜於大祖之廟賈疏謂在文王之廟非

也推之大夫亦當然安得受於王父之廟乎宗廟之制大祖居

中在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不與大祖並列非有隔牆也詳廟在中

門內賈謂三廟並列經三閤門以至王父之廟則越大祖而過

不亦藐視大祖乎是每門非閤門其爲外門中門明矣郊特牲

云臺門旅樹大夫之僭禮也逸周書有應門庫臺此謂臺設於應門孔晁注

謂門皆有臺於庫門見春秋書雉門及兩觀災兩觀卽臺門也

之其說非是詳樓考

是天子諸侯門臺必在中門則大夫之僭而爲之亦必在中門
無中門則無以爲臺又可見大夫有三門也蓋天子諸侯大夫
皆有朝天子諸侯三朝大夫二朝然天子諸侯中門外之朝不
常御其常御者惟二朝與大夫同魯語云天子諸侯合民事於
外朝合神事於內朝自卿以下合官職於外朝合家事於內朝
是大夫有二朝同於天子諸侯故當有三門內朝在寢門內外
朝在中門內若止有二門則外朝豈在大門內乎天子諸侯不
常御之外朝

此外朝非魯語所言外朝魯語外朝
卽中門外治朝也對內朝故稱外

所以致萬民

而詢者可在大門之內若每日常御之朝自當在中門內也韋
昭注以大夫外朝爲君之朝如其說則當言公朝私朝安得以
內外言之公朝而謂之外毋乃不敬乎且天子諸侯以外朝與

內朝對舉大夫亦以外朝與內朝對舉其文同則其事亦同明
是大夫家自有外朝也又上文云公父文伯之母如季氏康子
在其朝與之言弗應從之及寢門弗應而入夫朝者外朝也寢
門者內朝也與之言而皆弗應以非婦人所言之地也故其下
文又云外朝內朝皆非吾所敢言也通上下文觀之外朝爲大
夫之朝明矣先言在其朝繼言及寢門則外朝在中門之內亦
明矣又可見大夫有三門也士無臣故無朝無朝故止二門士
冠禮昏禮相見禮皆無每門之文與大夫異矣宮室之制自天
子以至于士雖大小不同而堂階房室戶牖等皆不降殺惟於
門則大夫得同於天子諸侯而士不得同於大夫于此見先王
之重朝儀雖在私家猶必崇其體統也何也大夫外朝以合官

職重私朝卽所以重公朝也

五官考

王者設官所以代天工也故其制必法乎天三公以法三光五

官以法五行

白虎通云爵有三等以法三光五等以法五行其義與此略同

禮運謂三公在朝

三老在學則三老與三公等三老五更取象三辰五行

蔡邕謂三老三

人五更五人鄭謂老更各一人則不象三辰五行其說非也

三公五官亦象三辰五行董子

春秋繁露云五行者五官也又云諸侯爵五法天地之數也五

官亦然然則五官之制其義至精自周以前皆五官也六官之

制實始於周鄭康成謂唐虞三代皆六官注夏書大傳云稷爲

天官司徒爲地官秩宗爲春官司馬爲夏官士爲秋官共工爲

冬官鶚竊以爲不然曲禮云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

士司寇此與周官不同當爲殷制

鄭注亦謂殷制

鄭志焦氏荅崇精謂

殷之五官并上大宰爲六官是殷周官制不異不知宗伯何以

易爲司士大宰何以與宗祝卜史等竝列其說不可通矣是殷

時止有五官無有六官也昭十七年左傳云少皞氏鳥名官祝

鳩氏司徒也鵠鳩氏司馬也鵠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鵠

鳩氏司事也此少皞時亦五官與殷之五官名異而實同雖司

士司事二者不一然白虎通云士者事也則司事卽司士矣傳

又云黃帝氏以雲紀炎帝氏以火紀共工氏以水紀大皞氏以

龍紀服虔注黃帝以雲名官蓋春官爲青雲氏夏官爲緡雲氏

秋官爲白雲氏冬官爲黑雲氏中官爲黃雲氏炎帝以火名官

春官爲大火夏官爲鶉火秋官爲西火冬官爲北火中官爲中

火其注水名龍名亦以五方五色言之此在黃帝炎帝共工大
皞之世皆五官也又二十九年傳云五行之官是謂五官木正
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元冥土正曰后土又
云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脩曰熙重爲句芒該爲蓐收修
及熙爲元冥顓頊氏有子曰黎爲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
后土孔疏謂此五官在高陽之世是顓頊之時亦五官也夫上
自大皞諸帝下至于殷皆五官則唐虞與夏不當有異竊意唐
虞五官以秩宗爲木官司徒爲火官士爲金官司空爲水官后
稷爲土官何以知之呂荆云伯夷降典折民惟荆禹平水土主
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士制百姓于
荆之中以教祗德伯夷秩宗也禹司空也棄后稷也皋陶士也

惟不及契爲司徒而堯典言禹讓于稷契暨皋陶舜之命官以

司徒繼稷則司徒必在五官之中矣秩宗卽周之宗伯宗伯爲

春官又楚語云顓頊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韋昭注謂周禮則

宗伯掌祭祀重爲木正春爲木行是秩宗木官也

木之性爲仁禮以仁爲本

故禮官屬木

司徒掌教教必以禮禮於行爲火又楚語云顓頊命火

正黎司地以屬民

鄭康成韋昭皆謂火當爲北然重爲南正亦爲木正黎爲北正亦爲火正此言重爲南正

黎爲火正互文也

韋昭注謂周禮則司徒掌土地人民是司徒火官也

士卽周之司寇司寇爲秋官秋爲金也司空在周爲冬官冬爲

水也后稷教民稼穡洪範以稼穡屬土是后稷土官也此五官

皆卿爲朝廷大臣不及司馬者二帝尙德而不尙兵以士兼攝

之也舜言苗頑弗卽功禹言皋陶方施象刑惟明則知舜之所

以服有苗者但動之以禮教輔之以荆威而無事乎征伐也

傳

多謂禹征有苗不可信

此所以不立司馬與少皞夏殷異也

夏之五官不可考大略當

與殷同啟大戰于甘則必有司馬矣

論語舜有臣五人卽此五人是說者數伯益

而不及伯夷失之矣典樂爲秩宗之佐禮樂本一事也納言爲

司徒之佐禁讒說所以弼教也虞爲后稷之佐山澤之所出資

民食用與平地之植穀同也共工爲司空之佐司空平水土必

有藉乎工工之營造多在於冬也此四官當爲中大夫亞於五

官合之爲九官以法九星

見逸周書

要之以五行爲重也鄭君增以

司馬列爲六則經文明無此官共工之官不尊故少皞氏以五

雉爲五工正不列于五官唐虞時何得以共工列五官之內且

經文明言伯禹作司空是冬官爲司空非共工也

鄭云初堯冬官爲共工舜

舉禹治水堯知其有聖德必成功故改命稷降播種爲地事何司空以官名寵異之非常官也其說無據

以爲天官此其說皆非也古之天官皆治天事少皞氏有鳳鳥

氏爲庥正元鳥氏司分伯趙氏司至青鳥氏司啟丹鳥氏司閉

此治天事之官其官亦有五堯以羲和之伯分掌天地其仲叔

分掌四時此治天事之官有六非周之六官也古者天與民近

故帝王皆以天事爲重而多設官以掌之猶殷人尙鬼建官先

六大所掌皆鬼神之事也羲和司天唐虞所重其官亦當爲卿

仲叔四人此二卿不在五官之列天事與人事別也至于統百

官者爲百揆主諸侯者爲四岳此二官最尊當爲公

公羊傳謂天子三公

天子之相也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一

相處乎內是百揆四岳卽三公也但周有東西二伯而唐虞四岳止一人鄭君謂羲和仲叔四人分掌四岳爲四伯其說本尙爲異耳

書大傳不知四岳爲神農之後羲和爲重黎之後不可混而爲

一

全謝山辨

羲和爲司天之官不可兼掌四岳且舜飭二十二

人謂四岳九官十二牧

此蔡氏說甚確鄭注及僞孔傳皆非

是四岳止一人若有

四人則不止二十有二矣故知四岳別爲一官爲三公之任也

百揆爲宰相之職爵爲公本不兼五官之事但堯時舜宅百揆

百揆在五官之外及舜卽位禹宅百揆百揆在五官之中以水

土初平司空之職猶重在廷諸臣未得其人故仍使禹兼之也

本蔡傳

鄭君謂司空非常官禹宅百揆遂廢司空不知司空爲水

官歷代有之何可廢也則禹以百揆兼司空明矣然百揆雖暫

兼司空而四官仍不得與百揆竝列則與周之六官異矣甘誓

大戰于甘乃召六卿鄭謂卽周之六卿不知周官所云軍將皆